

列

士

陳書十八

國子

散騎常侍

吳康撰

沈衆

袁必

劉仲威

陸山才

三贊

三戴

孫嘉

沈衆字仲師吳興武康人也祖約梁特進父旋

陳書

梁濟事黃明侍郎衆好學頗有文詞起家梁鎮
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
千字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京同時召見于
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帝善之手勅答
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首陽公蕭大心
爲鄧州刺史以衆爲限內記室參軍尋除鎮南
相東王記室參軍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
魏還遷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
景之亂衆表於梁武稱家代所隸故義部曲立
在且興求還乃召募討賊衆武許之及景圍臺
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邑賴于
小航對賊東府置陣軍容甚壯景深憚之梁武
於城內遣授衆爲太子右衛率京城陷衆降於
景景立西上荊州元帝以爲太子中庶子本州
大山正等遷司徒左長史江陵破以爲西魏所虜
尋而逃還尅帝承制授御史中丞紹泰元年除
侍中遷左民尚書高祖受命遷中書令中正如
故高祖以衆州里知名其尅重之賞賜優渥超

於時盡衆性充晉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
分遺六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
或躬衣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 皇言監起太極
殿衣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 又攜乾魚蔬菜
飯獨噉之朝士共謂其所爲衆 仕猶急於是忿
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 公怒以衆素不
令至不欲顯誅之後因其休假 還武康遂於吳
中賜死時年五十六

局容體魁岸志行脩謹

謁自外散騎侍郎歷

諸王府佐侯景之亂泌欲 公爲將是時泌兄君

止爲吳郡太守梁簡文板 泌爲東宮領直令往

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 城泌率所領赴援京

城陷退保東陽景使兵追 之乃自會稽東嶺出

淦城依于鄱陽嗣王蕭範 範立泌乃降景景平

王僧辯表泌爲富春太守 兼丹陽尹貞陽侯僧位

以泌爲侍中奉使於齊高 祖受禪王琳據有上

流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蕭 莊達琳所及莊僭

立以泌為侍中丞相長史天嘉二年泌與琳輔
莊至于柵口琳軍敗衆皆奔散唯泌獨乘輕舟
送莊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令共
入齊然後拜辭而歸詔闕請罪入帝深義之尋
授寧遠始興王府法曹參軍轉諮議參軍除通
直散騎常侍兼侍中領豫州大中正聘于周使
還授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其中止如故高宗
輔以泌為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光大元年卒
年五十八臨終戒其子曼華曰吾為朝廷素無

功績瞑目之後斂手公旋葬無得輒受贈諡其

子述泌遺意表請之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

夫諡曰貞

劉仲威南陽涅陽人也祖蚪齊世以國子博士
徵不就父之遴荆州治中從事史仲威少有志
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善屬莊後
署御史中丞隨莊入齊終於鄴中仲威從弟唐
德亦好學負才任氣父之身梁安西湘東王長
安南郡太守廣德承聖中以軍功官至給事黃

門侍郎湘東太守荊州陷後依于王琳琳平王文
帝以廣德爲寧遠始興王府限外記室參軍
領其舊兵尋爲大尉侯瑱湘州府司馬歷樂山
豫章二郡太守新安內史光大中假節自外散
騎常侍雲旗將軍河東太守太建元年卒於部
時年四十三贈左衛將軍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弼寧梁尚書水
部郎父況散騎常侍山才少儻好尚文史范
陽張續續世如立欽重之起家王國常侍遷外

兵參軍尋以父疾東歸侍養承聖元年王僧辯
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高祖誅僧辯山才奔會
稽依張彪彪敗乃歸高祖紹泰中都督周文育
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乃以山才爲長史政事
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剋蕭勃擒歐陽顛計畫多
出山才及文育西征王琳留山才監江州事乃
鎮豫章文育與侯安都於沌口敗績余孝頃自
新林來寇豫章山才收合餘衆依于周迪擒余
孝頃李孝欽等遣山才自都陽之樂安嶺東道

送于京師除中書侍郎復由樂安嶺綏撫南川
 諸郡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為貞威將軍
 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曇朗
 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
 衆愛於宮亭湖由是山才獲反陰貞威將軍新
 安太守為王琳未平留鎮宮陽以捍東道入為
 員外散騎常侍遷宣惠始興王長史行東揚州
 事侯安都討留異山才率王府之衆從焉異平
 除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入為鎮東始興王長史

帶會稽郡丞行東揚州事未拜以授散騎常侍
 兼度支尚書兩歲為真高宗南征周迪以山才
 為軍司迪平復職余孝頃自海道襲晉安山才
 又以本官之會稽指授方略還朝坐侍宴與蔡
 景歷言語過差為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
 侍遷雲旗將軍四陽武昌二郡太守天康元年
 卒時年五十八贈右衛將軍謚曰簡子
 王質字子貞右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慷慨涉
 獵書史梁世以武中甥封甲口亭侯補國子周

易生射策高第起家祕書郎太子舍人尚書
殿中郎遭母憂居喪以孝聞服闋除太子洗馬東
宮領直累遷中舍人庶子太清元年除假節寧
遠將軍領東宮兵從貞陽侯北伐及貞陽敗績
質脫身逃還侯景於壽陽燒逆質又領舟師隨
衆軍拒之景軍濟江質便退走尋領步騎頓于
宣陽門外景軍至京師質不戰而潰乃剪髮爲
桑門潛匿人間及柳仲禮等會援京邑軍據南
岸質又收合餘衆從之京城陷以西奔荊州元

帝承制以質爲右長史帶河東太守俄遷侍中
尋出爲持節都督吳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吳
州刺史領都陽內史荊州陷侯景鎮于涇城與
質不協遣偏將羊亮代質且以兵臨之質率所
部度信安嶺依于留異文帝鎮會稽以兵助質
令鎮信安縣永定二年高祖命質率所部踰嶺
出豫章隨都督周文育以討王琳質與琳素善
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高祖命周文育殺質
文育啓請救之獲免尋授散騎常侍晉陵太守

文帝嗣位徵守五兵尚書高宗為揚州刺史以質為仁威將軍驃騎府長史天嘉二年除晉安太守高宗輔政以為司徒左長史將軍如故坐公事免官尋為通直散騎常侍遷太府卿都官尚書大建二年卒時年六十贈平官諡曰安子

韋載字德基京北杜陵人也祖憲梁開府儀同三司永昌嚴公父政梁黃門侍郎載少聰惠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一事載隨問應答曾無疑義長博涉文史

沈攸有器局起家梁邵陵王法僧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為書侍郎尋為建威將軍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是時僧辯軍下淪城而魯悉達樊俊等各擁兵保境觀望成敗元帝以載為假節都督太原高唐新蔡三郡諸軍事高唐太守仍銜命喻悉達等令出軍討景及大軍東下載率三郡兵自焦湖出柵口與僧辯會于梁山景平除冠軍將軍尋邪太守尋奉使往東陽晉安招

撫留異陳寶應等仍授信武將軍義興太守高祖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輕兵襲載未至而載先覺乃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卒竝高祖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日十發不兩中者則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聞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剋其水柵仍遣載族弟翹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

敬帝勅載解兵載得書乃以甘菜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即以其族弟翹監義興郡所部將帥並隨才任使引載恒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其計永定元年除和戎將軍通直散騎常時二年

進號輕車將軍尋加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將
軍如故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
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言
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大建中
卒於家時年五十八

載族弟翹翹字子羽少有志操祖愛梁輔國將
軍父乾向汝陰太守翹弱冠喪父哀毀甚至養
母撫孤兄弟子以仁孝著稱高祖爲南徐州刺
史召爲征北參軍尋監義興永定元年授貞

毅將軍步兵校尉遷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閣驍
騎之職舊領營兵兼統宿衛自梁代已來其任
論重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照軒則
行殿俠侍翹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俠侍左右
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尋出爲宣城太守天
嘉二年預平王琳之功封清源縣侯邑二百戶
大建中卒官贈明霍羅三州刺史子宏字德禮
有文學歷官至永嘉王府諮議參軍陳亡入隋
史臣曰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

軍功名著前代晉氏喪亂播遷江左顧榮郝鑒
之輩温嶠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指紳素譽
抗敵以衛社稷立勳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
其人任梁室沸騰懦夫立志既身逢際會見仗
於時主美矣

列傳第十二

陳書十八

列傳第十三

陳書十九

沈炯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虞荔 弟寄

馬樞

沈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
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雋才為當時所重釋褐
王國常侍遷為尚書左民侍郎出為吳令侯景之
難兵部太守來君正入援京師以炯監郡京城

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倚蘭纂靈豐谷漢道既
登神仙可望射之果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
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
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
零落茂陵玉椀苑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
膺膺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
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
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微福奏
訖其夜燭夢見有宮禁之所其甚嚴炯便以

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一惜放還幾時可至

少日便與王克等竝獲士以歸約於二年至都除

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

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惠嗣

位又表曰臣嬰生不幸強冠而孤母子零丁兄

弟相長謹身為養在不懈管官憲梁朝命在亂

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垂息誅責是幸其歲餘

已母子得逢與運臣母并劉今年八十有一臣

殺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

兒孫又父亡泯兩安公侍養其餘臣一人前帝知臣
之孤焚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
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
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胡廷遠離畿輦一者以
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
枕肩席無復成童一者職居彝憲邦之司古若
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獨編錄始許哀故內
侍近臣多采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趨
趨荏苒未始敢才而上玄降戾一至今日德音

在耳墮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極兼臣私心
煎切彌迫近時悽悽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
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
求天仰歸惟宸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霽
然由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
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馳咸維情深
宛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
侍養雖周生之恩每欲弃官戴禮垂文得遺從
政刑朝光宅四海劬勞萬幾以卿之為獨步職

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
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
熙豈便釋簡南闈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
母從官用覩朝榮不虧家禮尋勅所由相迎尊
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初高祖嘗稱焯宜
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用
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
欲使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
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年五十九文

帝聞之即日舉哀并遣弔祭侍中謚曰恭子
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坡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

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
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侯太常陸倕倕問五
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
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
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
三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爲主

薄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增籍
 善屬文釋褐梁西中郎行參軍尋署法曹外兵
 參軍兼丹陽詔獄正烈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
 荔乃製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館仍用荔為士林
 學士尋為司文郎遷通古且散騎侍郎兼中書舍
 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堂
 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
 知當時號為清白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
 率親屬入臺除鎮西次議大夫尋告人如故臺城

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為書侍郎貞陽

侯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也荔時

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遺荔書曰喪亂已來賢

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廷惟新

廣求英雋豈可栖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兒子

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選也文帝又與書曰

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

弊而刻迹丘園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邪

必願便尔依裝且為出都之計唯遲披觀在於

茲日迫切之不得已乃應命至都高祖崩文帝
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書尋領大著作
東揚揚州二州大中正庶子如故初荔母隨
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
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
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
訪荔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
者故不列于後焉時荔弟寄寓於閩中
依陳寶應每言之輒流涕之巾哀而謂曰我

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人豈乃勅寶應求
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數往臨視令荔
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
文帝不許乃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勅
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
乃勅曰能敷布素乃當為高卿年事已多氣力
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
從所執也荔終不從天嘉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文帝甚傷惜之贈侍中謚曰德子及喪柩還鄉

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采式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

瑞兩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教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仁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為會稽太守引寄為行參軍遷記室參軍領郡五官掾又轉中記室掾如故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遁還鄉里及張彪往臨川彊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璋同

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
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
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
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
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
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
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
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
信曰相君之背與貝不可言寶應然起曰可謂

智士寄正色曰覆麗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
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
為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偽稱脚疾不
復起寶應以為假託使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
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
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及留異稱
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虞寄
致書於明將軍使居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
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

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
填溝壑消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
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
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
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上據重位
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
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
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
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

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
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
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折從
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
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
能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
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也屢申明
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
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

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筭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入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維與紐夫以王琳之彊戾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尾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竇黜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弃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頴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

牙曾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豐非張繡罪異
畢謀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
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
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
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
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
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
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
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

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疆孰
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
令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
已後民比皆厭亂其孰能弃墳墓捐妻子出萬
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
甚明七也歷觀前古臨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
相尋餘善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
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
拒天子之命疆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

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
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弃天屬
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
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方屈懼誅利賞必
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并陘之勢此又其事甚
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
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旰匹夫之力
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
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廿六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

穎顯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
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
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
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
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
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言
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
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
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

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
安名與金石相敵顏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
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缺缺之誅
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
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為寄有民
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
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
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
以先識免禍初沙河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

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
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
慧標嘗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標退寄
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
文帝尋勅都督章昭達以理發遣令寄還朝及
至即日引見謂寄曰管寧無恙其慰勞之懷
若此頃之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閣雖
未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
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自

得之乃手勅用寄寄入謝文帝曰所以斬足屈卿
 遊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
 遂兼散騎常侍聘齊寄辭老疾不行除國子博
 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優旨報答許
 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別駕寄又以疾辭高宗即
 位徵授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並不就乃除東
 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又辭以疾不任
 旦夕陪列王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
 決之但朔望戕修而已大建八年加太中大夫

將軍如故十一年卒時年七十一寄少篤行造次
 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
 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
 勗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
 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纔暮年數月便
 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
 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
 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
 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不欺

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文華遭亂多不存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

事參軍樞數歲而父母俱喪爲其姑所養六歲

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

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

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

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

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

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

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

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將引薦於朝廷

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

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

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

管庫束名實則菊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糝

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

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

也比來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

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乎茅山有終焉之志天
 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
 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
 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
 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
 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
 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
 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茨茅而居焉每王公
 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每

所居之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
 黃能視閭中物常有白鷺一雙巢其庭樹馴狎
 欄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
 年卒時年六十撰道覺論二十卷行於世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異即署之薄
 官止邑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
 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等沈密盡其
 誠款可謂有益明時矣

列傳第十三

陳書十九

嘉靖八年補刊

重刊書傳十三

七

列傳第十四

陳書二十一

散騎常侍姚

惠廉

撰

到岳舉

韓一高

華皎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也祖坦齊中書侍
郎父洽梁侍中仲舉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釋
惡者作佐部太守舍人王府主簿出為長城令
政號廉平二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

舉獨坐齊內聞城外有簫鼓之聲俄而文帝至
侍舉曰共之六深自結計文帝又嘗因飲夜宿仲
舉帳中忽有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祗承益
恭侯景之命以仲舉依文帝及景平文帝為吳興
郡守以仲舉為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為文帝賓
客文帝為巨毅將軍以仲舉為長史尋帶山陰
公文帝嗣仁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
尚書封邑五百戶三年除都官尚
書其年遷尚書右僕射并陽尹參掌並如故尋

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所長選
舉引用皆出自表樞性疎簡不干涉世務與朝
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六年秩滿解尹
是時大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尚書中事皆
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參掌
如故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文帝崩高宗受遺
詔為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
劉師知殷不佞等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矯宣
旨遣高宗還東府事發師知下北獄賜死暹不

佞竝付治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爲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旣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言其事高宗收子高仲舉及郁竝付廷尉詔曰到仲舉庸力小才坐叨顯貴受任前朝榮寵隆赫父參王政子據大邦禮盛外一姻勢均戚里而肆凡

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旣無學術朝章非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表樞性疎簡不干涉世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六年秩滿解尹是時大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尚書中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參掌如散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文帝崩高宗受遺詔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弔知殷不佞等以朝堂有歸乃遣不佞矯宣

昌宗還東府事發師知下北獄賜死暹不

何治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兼紫光祿大夫不仕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爲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旣廢居秘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兼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言其事高宗收子高仲舉及郁竝付廷尉詔曰到仲舉庸力小才坐叨顯貴受任前朝榮寵隆赫父參王政子據大邦禮盛外姻勢均戚里而肆此

驕閭凌傲白司過密之初擅行國政排黜懿親欺蔑台衮韓子高最尠細微擢自卑末入參禁衛委以心腹蜂蠆有毒敢行反噬仲舉子高共爲表裏陰構女媖謀密爲異計安戎王朕之叔父親莫重焉受命導揚稟六顧託以朕沖弱屬當保祐家國安危事歸宰輔伊周之重物無異議將相舊臣咸知宗仰而率聚凶徒欲相掩襲屯據東城逼崇禮規樹仲舉以執國權陵后司旨遣高專政潛結黨附方危社稷賴祖宗之靈

姦謀顯露前上虞令陸昉等具告其事竝有據
驗并死八月七日縱其凶惡領軍將軍明徽左
衛將軍衛尉卿寶嬰及諸公等又竝知其事二
三覺迹彰於朝野反道背德事駭聞見今大慙
克殲罪人斯得竝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罪止
仲舉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餘一從曠蕩竝
所不問仲舉及郁竝於獄賜死時年五十一郁
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

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為總

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

還鄉文帝見而問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

本名蠶子文帝改名之性恭謹勤於侍奉恒執

備身刀及傳酒炙文帝性急子高恒會意旨及

長稍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為將帥及平杜龕配

以士卒文帝甚寵愛之未嘗離於左右文帝嘗

夢見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

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

育鎮北鄴香嚴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
自北門以倉卒聞夕軍人擾亂文育亦未測文
帝所在唯子高在御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
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文
帝散兵稍集子高引道寸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
日與彪戰彪將申緝復降彪奔松山浙東平文
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
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文
招縣子邑三百戶王琳至于柵口子高宿衛臺
內及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者子高
盡力論進文帝皆任使焉二年遷自外散騎常
侍壯武將軍成州刺史及征留異隨侯安都頓
桃支嶺巖下時子高兵甲精銳別御營單馬
入陳傷項之左一髮半落異平除假節貞毅將
軍東陽太守五年章昭達等自臨川征晉安子
高自安泉嶺會于建安諸將中人馬最爲彊盛
晉安平以功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
前四百戶六年徵爲右衛將軍至鄒鎮領軍

文帝不豫入侍殿西藥廢帝即位遷散騎常侍
右衛如故移頓于新安寺高宗入輔子高兵權
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為衡廣諸
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
主告其謀反高宗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
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平日入省執之送廷尉其
夕與到仲舉同賜死時年三十父延慶及子弟
竝原宥延慶因子高之寵官至給事中山陰令
華皎晉陵暨陽人世為小吏皎梁代為尚書

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偉高祖南下文帝
為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子景平文帝為吳興太
守以皎為都錄事軍府穀帛多以委之皎聰慧勤
於簿領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人馬甲仗猶為
都錄事御下分明善於撫食時兵荒之後百姓饑
饉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因稍擢為暨陽山陰
二縣令文帝即位除開遠將軍左軍將軍天嘉
二年封懷仁縣伯邑四百戶王琳東下皎隨侯
瑱拒之琳平鎮淦城知江州事時南州守宰多

弼軍酋豪不遵朝憲文帝令皎以法馭之王琳
奔散將卒多附於皎三十餘假節通直散騎常
侍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貞監江州彞詔督尋陽
太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諸軍事尋陽太守假
節將軍州資監如故周迥謀反遣其兄子伏甲
於船中偽稱賈人欲於渝城襲皎未發事覺皎
遣人逆擊之盡獲其船仗其年皎隨都督吳明
徹征迪迪平以功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臨川
太守進爵爲侯增封立山前五百戶未拜入朝仍

授使持

節都督湘巴等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

常侍將軍如故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湘川地

多所出所得並入朝廷不糧運竹木委輸其衆至

于油蜜脯菜之屬莫不營辦又征伐川洞多

致銅鼓生口並送于京師廢帝即位進號安南

將軍改封重安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戶文帝以

湘州出杉木舟使皎營造大艦金翅等二百餘

艘并諸水戰之具欲以入漢及峽韓子高誅後

皎內不自安繕甲聚徒厚禮所部守宰高宗時

甲咬送大艦金刻等推遷不至光大元年密啓
求廣州以觀時主意高宗僞許之而詔書未出
咬亦遣使召引周兵以崇奉蕭歸為主士馬甚
盛詔乃以吳明徹爲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龍襲
之是時慮咬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
翅直趨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
萬乘大艦以繼之又令假節冠武將軍楊文通
別從安城步道出茶陵又令巴山太守黃法慧
別從宜陽出澧陵往掩襲出其不意并與江州

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等參謀討賊是
時蕭歸遣水軍爲咬聲援周武又遣其弟衛國
公宇文直率衆屯魯山又遣其柱國長胡公拓
跋定人馬三萬攻圍郢州蕭歸授咬司空巴州
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
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杜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
錢明並隸於咬之長沙太守曹慶等亦隸咬下因
爲之用亦恐上流宰守爲咬扇惑乃下詔曰

吳明徹賊特逢此權任據藩牧獨當寵寄

分造首與構茲樹立蕭氏盟約章露鴻壽
行心志危示社扇結邊境驅逼庶蟻聚巴相
豕突鄩鄩逆天及地神忿嫉征南將軍皇安
南將軍明徹郢州刺史靈洗受律專征備盡心
力撫勞驍雄舟師俱進義烈爭奮兇惡卒殄獻
捷相望重氛載廓三足念泣罪思與惟新可曲赦
湘巴二州凡厥爲賊所逼制預在兇黨悉皆不
問其賊主帥節相並許開恩出首一同曠蕩先
是詔又遣司空徐度與楊文通等自安武步出

湘東以龍蛟後時蛟一于巴州之白螺列舟艦
與王師相持未決及聞徐度趨湘州乃率兵自
巴郢因便風一戰溘于量吳明徹等募軍中小
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賊大艦受其拍賊艦
發拍皆盡然後官軍以大艦拍之賊艦皆碎沒
于中流賊又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
自焚賊軍大敗蛟乃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
不救
徑奔江陵張定等無復船渡步趨
陵城邑爲官軍所據乃向湘州至水口

食且盡頭卑請降俘獲萬餘人馬四千
京師收黨曹慶錢明潘智度魯閑帝
憲略等四十餘人立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
劉廣業獲免戴僧勉吳郡錢塘人也有膂力勇
健善戰族兄右將軍僧錫甚愛之僧錫年老征
討洎使僧朔領衆平王琳有功僧錫卒仍代爲
南丹陽太守鎮採石從征留異安都於巖
下出戰爲賊斫傷僧朔單刀步援以功除壯武
將軍北江州刺史領南陵太守又從征周迪有

功遷巴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至是同皎爲逆伏
誅於江陵曹慶本王琳將蕭莊僞署左衛將軍
吳州刺史部領亞於潘純陀琳敗文帝以配皎
官至長沙太守錢明本高祖主帥後歷湘州諸
郡守潘智度純陀之子少有志氣年二十爲巴
陵內史魯閑吳郡錢塘人席慧略安定人閑本
張彪主帥憲略王琳部下文帝皆配于皎官至
郡守立誅章昭裕昭裕之弟劉廣業廣德之
高祖舊臣任職以嘗有密書於朝

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子高華皎雖復婉笱小器與臺末品
文帝鑒往古之得人救當今之急弊達聰明自
之術安黎和衆之宜寄以腹心不論胄閥皎早
參近既嘗預艱虞知其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
之誠非可疑之地皎據有上游忠於文帝仲舉
子高亦無爽於臣節者矣

列傳第十四

陳書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陳書二十一

散騎常侍姘

思廉

撰

謝哲

蕭乾

謝嘏

張種

王固

孔奐

蕭允

弟引

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也祖融梁司徒入諫
梁右光祿大夫哲美風儀舉止醞藉而禮節
然為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祕書郎累遷廣陵太
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
渡江應接鄣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重高祖為
徐州刺史表哲為長史荊州陷高祖使哲奉表
於晉安王勸進敬帝承制徵為給事黃門侍郎
領步兵校尉貞陽侯僭位以哲為通直散騎常
侍侍東宮敬帝即位遷長兼侍中高祖受命遷都

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出為明威將軍

晉陵太守入為中書令世祖嗣位為太子詹事

出為明威將軍衡陽內史秩中二千石遷長沙

太守兼軍加秩如故還除散騎常侍中書令廢

帝即位以本官領前將軍高宗為錄尚書引為

侍中仁威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光大元年卒

時年五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康子

蕭幹字思暢蘭陵人也祖疑齊丞相豫章文獻

王父子範梁祕書監乾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

書得教父子雲之法年九歲召補國子周易生
梁司空袁昂時爲祭酒深敬重之十五舉明經
釋褐東中郎湘東王法曹參軍遷太子舍人建
安侯蕭正立出鎮南豫州又板錄事參軍累遷
中軍宣城王中錄事諮議參軍侯景平高祖鎮
南徐州引乾爲貞威將軍司空從事中郎遷中
書侍郎太子家令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
是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
陳寶應在建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此石

以自保高祖甚患之乃令乾徃使諭以逆順并
觀虛實將祭高祖謂乾曰建晉恃嶮好爲姦宄
方今天下初定難使出兵昔陸賈南征趙佗歸
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况
卿坐鎮雅俗才高昔賢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
師旅乾旣至曉以逆順所在渠帥竝率部衆開
壁款附其年就除貞威將軍建安太守天嘉二
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
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素無士卒力不

能守乃弃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守宰竝爲寶應
迫脅受其署置乾獨不爲屈徙居郊野屏絕人
事及寶應平乃出詣都督章昭達昭達以狀表
聞世祖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光大元年卒謚
曰靜子

謝嘏字含茂陳郡夏陽人也祖瀟齊金紫光祿
大夫父舉梁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嘏風神
清雅頗善屬文起家梁祕書郎稍遷太子中庶
子掌東宮管記出爲建安太守侯景之亂嘏之

廣州依蕭勃承詔至中元帝徵爲五兵尚書辭
以道阻轉授智武將軍蕭勃以爲鎮南長
史南海太守勃敗還至臨川爲周迪所留久
之又度嶺之晉安女依陳寶應世祖前後頻召
之嘏崎嶇寇虜不能自拔及寶應平嘏力詣闕
爲御史中丞江德藻所舉劾世祖不加非責以
爲給事黃門侍郎尋轉侍中天康元年以公事
免尋復本職光大元年爲信威將軍中衛始興
王長史遷中書令豫州大中正都官尚書百領羽林

陳書傳十五
監中正如故太建元年卒贈侍中中書令謚曰
光子有文集行於世二子儼伸儼官至散騎常
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出監東揚州禎明二年
卒於會稽贈中護軍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也祖辯宋司空右長史廣
州刺史父略梁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
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爲之語
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往
梁王府法曹遷外兵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爲

中軍宣城王府主簿種時年四十餘家貧求爲
始豐令入除中衛正四昌侯府西曹掾時武陵王
爲益州刺史重選六府僚以種爲征西東曹掾種
辭以母老抗表陳請謂爲有司所奏坐黜免侯景
之亂種奉其母東下久之得達鄉里俄而母卒
種時年五十而毀瘠增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
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恒若在喪及景平司
徒王僧辯以狀奉聞起爲貞威將軍治中從事
史并爲具葬禮葬立記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

老傍無胤嗣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貞陽侯僭位除廷尉卿太子少庶子敬帝即位為散騎常侍遷御史中丞領刑軍將軍高祖受禪為太府卿天嘉元年除左中尚書二年權監吳郡尋徵復本職遷侍中領少兵校尉以公事免白衣兼太常卿俄而即真高祖即位加領右軍將軍未拜故領弘善宮衛尉又領揚東揚二州大中正高宗即位重為都官尚書領左驍騎將軍遷中書令驍騎中正並如故以疾授金紫光祿大夫

種沈深虛靜而識量宏博時人皆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曰臣種器量沈

密文吏

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其克莊其猷宜

居左執其為時所推重如此大建五年卒時年七十贈特進諡曰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居顯位而家立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大建初娶為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世祖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

四卷種弟稜亦清靜有識度官至司徒左長史
太建十一年卒時年七十贈光祿大夫種族子
稚才齊護軍孫冲之少孤介特立仕為尚書金
部郎中遷右丞建康令大舟卿揚州別駕從事史
兼散騎常侍使于周還為司農廷尉卿所歷竝
以清白稱

王固字子堅左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清正頗
涉文中以梁武帝甥封莫口亭侯舉秀才起家
梁祕書郎遷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丁所生母

憂去職服闋除丹陽尹承侯景之亂奔于荊州
梁元帝承制以為相國右曹屬掌管記尋聘于
西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
遷太子中庶子尋為貞威將軍安南長史尋陽
太守荊州陷固之鄱陽隨兄質庶東嶺居信安
縣紹泰元年徵為侍中不就承定中移居吳郡
世祖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二年至都
拜國子祭酒三年遷中書令四年又為散騎常
侍國子祭酒其年以固女為皇太子妃禮遇甚

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時高宗輔
政固以廢帝外戚妳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
事洩比將伏誅高宗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
潔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二年隨例爲招遠將
軍宣惠豫章王諮議參軍遷太中大夫太常卿
南徐州大中正七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贈金
紫光祿大夫喪事所須隨申資給至德二年改
葬謚曰恭孝子固清虛宜其分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
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
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而於玄言非所長嘗聘
于西魏因宴鄉食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園前跪
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
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管至司徒左
長史侍中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琇之齊左民
尚書吳興太守祖錡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父
稚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奐數歲而孤
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

不通涉沛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與討論深相
歎服乃執奠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
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宣惠湘東
王行參軍並不就又除鎮西湘東王外兵參軍
入為尚書倉部郎中王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
炯為飛書所謗將陷也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
與廷議理之竟得明以丹陽尹何敬容以與剛
正請補功曹出又出為公也自侯相值侯景亂不之

官京城陷朝士竝被拘執或薦與於賊師侯子
鑒子鑒命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士
悉恣其凶威子鑒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士見
者莫不卑俯屈折與獨敖然自若無所下或諫
與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獲鞫無知豈可抗之
以義與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媚凶
醜以未全平時賊徒剽掠子女拘逼士庶與每
保持之得全濟者其眾尋遭母憂哀毀過禮時
天下盡亂官不能終三年之喪唯與及吳國張

種在寇亂中守持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
王僧辯先下辟書引奐為左西曹掾又除丹陽
尹永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竝令西
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僧辯曰孔沈二
士今且借公其為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從
事中郎僧辯為揚州刺史又補揚州治中從事
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
奐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法體式牋
表書翰皆出於奐高祖作相除司徒右長史遷

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華開軌等來寇軍至
後湖都邑搔擾又四方雍隔糧運不繼三軍取
給唯在京乃除奐為貞威將軍建康令時累
歲兵荒戶口流散勅敵勿心至徵求無所高祖剋
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
閒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弃其餘因而決戰遂
大破賊首向祖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
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為大郡雖經寇
擾猶為全實是前後二千石多行僭暴奐清白自

守妻子竝不之官唯以單舩臨郡所得秩俸隨
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聚
綺見奐居處素公也乃餉衣一龍衣旣被一具奐曰
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
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為煩初世祖在
吳中聞奐善政及踐祚徵為御史中丞領揚州
八中正奐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
憚之深達 體每所敷奏上未嘗且不稱善百司
滯事皆付奐決之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

書舍人掌詔誥勅東揚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
重除御史中丞尋為五兵尚書常侍中正如故
時世祖不豫臺閣眾事竝令僕射到仲舉共奐
決之及世祖疾篤奐與高宗及仲舉并吏部尚
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西藥世祖嘗
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
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
意奐乃流涕歔欬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
非久自天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

之尊足為周旦阿衡宰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
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天
康元年乃用與為太子詹事一州中正如故世
祖崩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光大二
年出為信武將軍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
守行江州事高宗即位進號仁威將軍雲麾始
興王長史餘並如故與在職清儉多所規正高
宗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勅書殷勤勞問太
建三年徵為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五年改領

太子中庶子與左僕射徐陵參掌尚書五條事
六年遷吏部尚書七年加散騎常侍八年改加
侍中時有事北討剋復淮泗徐豫酋長降附相
繼封賞選叙紛紜重疊與應接引進門無停賓
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
莫不悅伏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
重溺情相及終不為屈始與王叔陵之在湘州
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袁漳之職本以德舉
未必皇枝因抗言於高宗高宗曰始與那忽望

公且朕見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揔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揔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揔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晔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初後主欲官其私寵以屬奐奐不從及右僕射陸繕遷職高宗欲用奐已草詔訖爲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遷侍中中書令領左驍騎將軍揚東揚豐三州大中正十一年轉太常卿侍中中正竝如故十四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拜改領弘範

宮衛尉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贈散騎常侍本
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新紹忠紹
忠字孝揚亦有才學官至太子洗馬儀同鄱
陽王東曹掾

蕭允字升佐蘭陵人也曾祖思話宋征西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封陽穆公祖惠舊
散騎常侍太府卿左民尚書父介梁侍中都官
尚書允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
藉動合規矩起家邵陵王法曹參軍轉相東王

主簿遷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
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入敬而弗之逼也尋出
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
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
自有常分豈可逃而獲免乎但患難之生皆生
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方今百姓爭欲奮臂
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一書生哉
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為也乃閉門靜處并
日而食卒免於患侯景平後高祖鎮南徐州以

書召之允又辭疾永定中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射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云嘉三年徵為太子庶子三年除稜威將軍丹陽尹丞五年兼侍中聘于周還拜中書侍郎大匠卿高宗即位遷黃門侍郎五年出為安前晉安王長史六年晉安王為南豫州允復為王長史時王尚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州事入為光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相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收與父黨之敬聞允將

行乃詣允曰公年德竝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曹何為方復辛苦在外允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至德三年除中衛豫章王長史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光勝將軍司徒左長史安德官少府鎮衛都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為異代之交為詩以叙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

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其年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是時朝士至長安者例並授官唯允與尚書僕射謝佾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錢帛尋以疾卒於長安時年八十四弟引

引字升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由法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釋褐著作佐郎轉西曰侯儀曰回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

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無世爲始興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頤爲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頤後遷爲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妻疑紇有異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舉兵及時京都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皆惶駭唯引恬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復何憂懼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

還高宗召引問嶺表事引具陳始元帝甚悅即
拜金部侍郎引善隸書為當時所重高宗嘗
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
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又謂引曰我
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
遷怒臣何預此恩太建七年加戎昭將軍九年
除中衛始興王諮議參軍兼金部侍郎引性抗
直不事權貴左右近臣無所造請高宗每欲遷
引輒為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乃

轉引為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弓弩稍箭等事
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物頻加中書侍郎貞威
將軍黃門郎十二年吏部侍郎缺所司屢舉王
寬謝燮等帝並不用乃中詔用引時廣州刺史
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
洞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高宗以引悉嶺
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引奉
密旨南行外託收督賸物既至番禺靖即悟旨
盡遣兄弟下都為質還至瀨水而高宗崩後主

即位轉引為中庶子以疾去官明年京師多盜
乃復起為貞威將軍建康令時殿內朋主吳璉
及宦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引皆不
許引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
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
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
解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
家時年五十八子德言最知名引宗族子弟多
以行義知名弟彤以恬靜好學官至太子中庶子

南康王長史密字士機幼而聰敏博學有文詞
祖琛梁特進父遊少府卿密太建八年兼散騎
常侍聘于齊歷位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
常侍

史臣曰謝王張蕭咸以清淨為風文雅流譽雖
更多難終克成名以塞諤在公英颯振俗詳其
行事抑古之遺愛矣固之蔬菲蟬蛻斯乃出俗
者焉猶且致絀於黜免有懼於傾覆是知上官
博陸之權勢閭鄧梁竇之震動吁可畏哉

列傳第十五

陳書二十一



